

新石头记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续书集成

〔清〕吴趼人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石头记

姜博雅点校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续书集成】

【清】吴趼人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石头记/[清]吴趼人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 - 7 - 204 - 12944 - 7

I. ①新…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2159 号

新石头记

作 者 [清]吴趼人
点 校 姜博雅
选题策划 田建群
责任编辑 张 钧 李向东 王 瑶
责任校对 陈宇琪
封面设计 马东源
责任监印 王丽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2944 - 7/I · 2554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3946298 394626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69

出版前言

自从两百年前曹雪芹在一个凛冽的寒冬离开人世，他的巨著《红楼梦》没有终稿，而《红楼梦》的最后结局一直为人所猜测。在乾嘉时代，《红楼梦》因为有了程伟元的木刻本而广为流传，迎来了《红楼梦》的第一个传播高峰。而程伟元本八十回正文后所附之高鹗所续之四十回结局，虽给了《红楼梦》人物一个全面的交代，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结局是差强人意，甚至是不合理的。于是，不少文人骚客拿起他们手中的笔，为这部未完成的巨著添上他们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结局。这就在乾隆时代后期和嘉庆时代形成了《红楼梦》续书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续书作者，通过续写《红楼梦》，或是希望按自己的理想，赋予《红楼梦》故事一个更完美的结局，或是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圆满。于是诸如《红楼圆梦》《补红楼梦》纷纷出版，为《红楼梦》再添一份光彩。遗憾的是，这些续作者们艺术水平、写作才能、思想深度均远不及曹雪芹，且深陷曹雪芹预设的窠臼无法自拔，不仅无法与《红楼梦》相企及，且大多不及高鹗续书，在当时就有“狗尾续貂”之讥。但是这些作者所希望的《红楼梦》人物都有圆满理想的结局，却是符合当时大众审美的，因而有不小的读者群，使得这些续书得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再版，不断为读者接受，不断有人评价，且不断有人加入为《红楼梦》写续作的行列中。

到了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

国。近代出现的《红楼梦》续书和拟作,比乾嘉之时则显得更加多样化。续书作者除了按自己的理解续写《红楼梦》的故事外,有的则是借《红楼梦》的故事框架,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借《红楼梦》故事,浇自己块垒,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还有的更是光怪陆离,把西方小说写作技巧运用到中国小说创作中来,如喻血轮的《林黛玉日记》。当代作家亦有续《红楼梦》者,他们把现代小说技巧与现
代人对古代社会的理解融入《红楼梦》世界中,别有一番风采。

据统计,《红楼梦》续书大约有近百种,但其大部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从中选择有可读性者约三十种,逐一点校出版,以飨读者。点校中,得到洛阳白河书斋晁氏藏书楼主晁会元先生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敖 堃

2015年12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第一回	逢旧仆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1)
第二回	入尘寰初进石头城 怀往事闷看红楼梦	(6)
第三回	听芳名惊心增惆怅 尝西菜满腹詫离奇	(11)
第四回	慧神瑛下问启新知 呆霸王酣酒呈故态	(16)
第五回	求知识拟借新书 瞎忧愁纵谈洋货	(21)
第六回	翻册籍自讶过来人 避喧嚣偏逢醉酒汉	(26)
第七回	一言不合怒绝狂徒 满口忠言正规大舅	(32)
第八回	闲品茗纵谈天足 论禁猎惊及地皮	(37)
第九回	一家春慧神瑛品酒 制造局呆霸王买书	(42)
第十回	论文野旁及园林 考工艺遍游局厂	(47)
第十一回	看造枪炮转疑教授 退打瑛表论及赌徒	(53)
第十二回	气焰逼人王威儿受屈 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 ...	(59)
第十三回	赠盘缠薛蟠仗义 试邪术王命舞刀	(65)
第十四回	受愚蒙薛蟠拜神坛 信邪教中堂攻使馆	(71)
第十五回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长新店	(77)
第十六回	义和团丑态毕呈 王威儿凶心忽露	(83)
第十七回	味菀园两番演说 长发栈一夕清谈	(89)
第十八回	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 横施缲绌慧神瑛平地遭殃	(94)
第十九回	片言贾祸狴犴羁身 毒手频施鸿毛性命	(100)

第二十回	何处有堂前三尺法	忽地来天外一封书	 (106)
第二十一回	放手枪宝玉缚强盗	中冷箭焙茗现原形	 (112)
第二十二回	贾宝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说再造天	 (118)
第二十三回	研医道改良饮食	制奇器科学昌明	 (124)
第二十四回	验病所痛陈医理	乘飞车快阅水师	 (130)
第二十五回	穿鱼腹战船施猛力	试电气海上发奇光	 (136)
第二十六回	闲挑灯主宾谈正体	驾猎车人类战飞禽	 (142)
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猎获大鹏	藏书楼纵观古籍	 (148)
第二十八回	获大鹏同受奖牌	捕鲰鱼快乘猎艇	 (154)
第二十九回	遇荒岛鸣枪击海马	沉水底发电战鳅鱼	 (160)
第三十回	勇水手入海战人鱼	慧神瑛戴冰获貂鼠	 (166)
第三十一回	探南极异景看漩涡	逐巨鳅无心得海隧	 (172)
第三十二回	获奇珍顷刻变温凉	尝旨酒当筵论文野	 (178)
第三十三回	进方物书记登程	游公园暑天赏雪	 (184)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纵游奇境	阅工厂快得大观	 (190)
第三十五回	论竞争闲谈党派	借农桑引出军操	 (196)
第三十六回	品评风俗及娼优	行军利品偏慈善	 (202)
第三十七回	演飞车云端列阵	制奇炮电术通神	 (208)
第三十八回	奇器发明偏谈仁术	壮游已遍拟访文明	 (214)
第三十九回	故人遇合饮酒陶情	医学昌明驻颜益寿	 (220)
第四十回	入梦境文明先兆	新石头演义告成	 (226)

第一回 逢旧仆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大凡一个人,无论创事业、撰文章,那出色当行的,必能独树一帜。倘若是傍人门户,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词,叫做“倚赖性质”,并且无好事干出来的了。别的大事且不论,就是小说一端,亦是如此。不信,但看一部《西厢》,到了《惊梦》为止,后人续了四出,便被金圣叹骂了个不亦乐乎;有了一部《水浒传》,后来那些续《水浒》《荡寇志》,便落了后人批评;有了一部《西游记》,后来那一部《后西游》,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如此看来,何苦狗尾续貂,贻人笑话呢?此时,我又凭空撰出这部《新石头记》,不又成了画蛇添足么?自曹雪芹先生撰的《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绮楼重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我这《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所以我也存了这个念头,就不避嫌疑,撰起这部《新石头记》来。看官们说他好也罢,丑也罢,左右我是听不见的。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且说续撰《红楼梦》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干了一番正

经事业呢！虽然说得荒唐，未尝不可引人一笑。看官们，且听我诌上一个引子来：

定国安邦，好少年雄心何壮，弹丸大的乾坤，怎当得风云莽撞；三尺长的龙泉，却吐出万丈光芒。大好的日光、月光，只可惜隔着了二三百层魔和障，害得人热念如狂！害得人热念如狂！好头颅，没处商量安放，只剩得热泪千行，热血一腔，洒到东洋大海，翻作惊涛骇浪，猛回头，前事尽荒唐！甚的是文场、战场、名场、利场，算将来，不过是五千年的一本糊涂账。

且说那年贾宝玉带了贾兰去下场，等到三场完毕，出场时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早在场外候着，要带他去归真返璞，所以贾兰一回头，便不见了他。须知他已经悟彻前因，一朝摆脱，所以任凭家中人等闹到马仰人翻，都是弃而不顾的了。大士、真人先引着他赶到毘陵驿，叫他别过了父亲贾政，然后把他送到大荒山青埂峰下，结了一个茅庵，叫他苦修起来。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天，贾宝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作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此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慢慢的就热念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只想回家走一趟，以了此愿。却又自己想着已经做了和尚，剃了头发，这个尴尬样儿如何去得。非但父亲见了要动怒，就是姐妹们看了，也嫌我腌臢。不如耐过几时，蓄了头发再去罢。立定主意，就一天一天的养起头发来。说也奇怪，从前他苦修时，不知历了几世几劫，就如过了一日似的。如今要养起头发来。却一日比一年还难过。天天只盼头发长，那头发偏偏不肯长的快，恨得他每日在家长吁短叹。好容易捱了一年多，养得了尺把来长，将就可以辮起来了，心中十分欢喜，胡乱辮了。打开

包裹,看见那回穿进场的一套半新不旧俗家衣裳还在那里,就取来换了。又带上那块宝玉。无意中在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取来一看,却是那年向紫鹃讨得的那一面小镜子,就拿来一照,觉得自家模样儿,依然如旧。于是整顿衣裳,出了茅庵,不辨东西南北行去。心中只盼遇见了人,可以问路,谁知尽着行去,偏偏一人不见。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喜得脚力尚不见乏,回头看时,连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见了。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正在彷徨之际,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愈散愈大,不一会便洒下雨来。急得宝玉跺脚道:“今番坑了我也,这里四面都没有人家,往那里躲一会儿呢?”没了主意,只得发脚乱跑。跑到前面,见着一个树林子,便急急的转入林子里去。他心中本望林子里或者有了个人家,可以躲避躲避。到得林子里时,抬头一望,虽然没有人家,却喜有一座破庙。宝玉此时如获至宝,连忙跑了进去,只见这庙山门已倒,门下势难避雨的了,只得跑到殿上去。

此时已是薄暮天气,这庙的四面,又围了些参天老树,把那殿上遮得黑魑魑的。宝玉来得匆忙,才跑至廊下时便踢了一件东西,绊了一跤。正要起来,忽的一声。脚下先站起一个人来,骂道:“是那一个王八羔子没生眼睛的,踢你爷一脚!”宝玉正要向那人陪小心,忽听得他的声音,十分耳熟,不觉定睛仔细看了一眼,那人也细细的打量宝玉一会,忽的走近一步,搂着宝玉道:“哎呀!我的祖宗小爷,你也有出现的一日了!奴才该死!”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跟随宝玉的焙茗。宝玉大喜道,“你为甚走到这里来?这里是什么地方?”焙茗道:“爷走了多少时,怎么还是这么着,自己走的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一面说着,往外望了一望。在这半光半黑之中,瞥见那东倒西歪的山门,不觉大惊道:“不好了,我睡糊涂了,怎么叫人家弄到这个所在来。二爷,此刻是什么时候了呢?”宝玉道:“好糊涂小子,怎么连时候都睡忘了,此刻不是黄昏时分了么?”焙茗道:“不好了,我昨夜睡的很早,怎么把今儿一天都睡过去了,眼见

得这是个破庙，没有人的了，怎么弄个火来才好。”想了想，喜得火镰包还在身边，掏了出来，拿起火石乱打，进了许多火星，只是那火绒燃不着。心中焦躁，不免四下里去摸索，摸到东边，得了一扇小门。推门进去，原来里面另是一个院落，还有两间小屋，屋里射出光来。焙茗喜道：“有了人了。”便跨进屋里去。只见一个老道士，蹲在地下烧火。抬起头来，看见焙茗，吓得“呀”的一声，躲到角子里去，口中不住的叫菩萨。焙茗诧异道：“我好好的人，怎么叫起菩萨来。”那道士道：“你不是倒在廊下的仙童像么？”焙茗没做理会。忽闻得那锅里透出一股粥香，骤觉得饥火中烧，巴不得拿来就吃。忽想起宝玉此时想也饿了，不如请了进来，同那道士要一碗吃，胡乱混过今夜再说。想罢出来，请了宝玉，一同进去。

刚走到小门时，忽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擦身而过，一溜烟如飞的往外就跑。宝玉吃了一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跟了焙茗到了那屋里，焙茗看时，那道士已不见了。走到里间一看，也是无人。宝玉此时有了灯光。看了焙茗一眼，吓了一跳道：“你这小子，怎么闹的这个腌臢样儿？”焙茗道：“腌臢么？”宝玉取出那小镜子，叫他去照。焙茗照了，只见脸上的尘垢积了有一分多厚，自己也觉得吃惊好笑。连忙放下镜子，四面去找脸盆手巾，又去找着了水缸，也不管冷热，洗刷了一回。觉得身上也都是尘土，只得脱下衣裳去抖，一面骂道：“是那个八羔子作弄我的。”抖过了穿上，方找出碗箸来洗过，盛了一碗粥，伏侍宝玉吃。宝玉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又问：“这粥是那里来的？”焙茗道：“爷别管，吃了再说。”宝玉又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焙茗此时饿的了不得，一面盛粥吃，一面说道：“自从爷不见了，家里的人，闹了个鸡飞狗走。上头呢，自太太起没有一个不是哭的。我们底下的人，是天天在外头寻找。后来放了榜，爷中了第七名举人。”说到言里，忽道：“是呀，还没给老爷道喜呢。”说着连忙磕了一个头。起来又说道：“那时候闹的皇帝也知道了，下了旨意，叫各衙门一起访寻，仍然没有音信。又到后

来老爷回来了,说在毘陵驿遇见爷,已经出家了。太太起先信了,后来想想又不信,说是老爷遇见这和尚时,并没有当面说着话,恐怕是眼花了,认错了人。于是又叫找寻起来,京里是找遍了,近京一带也找遍了。又派人分头到南边来找,我派到金陵。因为恐怕爷一时高兴,回南边府第住几时,故叫我来了。我入了金陵境内,天色已晚,离城区还有十多里,恐怕赶不上城门,所以到了一个什么玉霄宫投宿。那玉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显焕,有一百多道士。他们就留我在厢房住宿。不知怎么一睡就睡到这个时候,又怎么睡到这里来。那我可糊涂了。”一面说,一面吃完了粥。宝玉也是怔怔的莫名其妙,问道:“这个粥又是谁的,怎么这里没一个人?”焙茗道:“爷且别问这个。这里面有铺,且进去胡乱睡一宿,明日好进城,回自己府第里去。”宝玉依言,焙茗便拿了灯进来,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方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顺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翻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又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这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取过来打开一看,却是些经卷。觉得包书的字纸,甚是古怪,摊开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去,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暗暗纳闷。拿了这张纸,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也有不可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某月某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某月某日,礼拜日。不觉吃了一大惊。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人尘寰初进石头城 怀往事闷看红楼梦

且说宝玉拿了那张字纸儿只管发怔，暗想道：我离了家到底有多少日子了呢？据这张字纸儿看来，一定是同那“京报”一般的东西。不过他不是专载阁抄，把外头的时事也载上的，自然也是按天出一张的了。看他这年月，竟然是自我离家之后，国号也改了。只恨我在那里混修之时，糊里糊涂，不曾记着日子。看他那年月底下，还有什么一千九百零一年，这更不可解了。正在这里想着，只见焙茗笑嘻嘻进来道：“爷请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说罢，递过一个小匣儿。宝玉接来一看，是个黄纸糊的，小匣子上面横写着“燮昌”两个字，反面是画的细细致致的一幅小画儿。要待打开他看时，却是没有盖子的。四面翻转看了一遍，原来是个套匣。便把他推开一看。里面装着好些小枝儿，一头还有一点红红儿的东西。便还了焙茗道：“这不过是小孩子玩的罢了。”焙茗接过来，取出一根细细的去看，口内自言自语道：“怎么个玩法呢？”说罢，拿起来把那红点子对着灯头上去烧，谁知才对到火上去，便“豁”的一声着了，倒把二人吓了一跳。宝玉道：“别弄了，管是个惹火的。”焙茗那里肯听，便道：“这一点点的小头，燃着了，那火就那么大。我们把他一根根的都取下来，凑在一处，拿到院子里，放个火球儿玩。”一面说，一面找了个钉儿，蹲在地下，把那小枝都倒了出来，去刮那红

点子。刮下了两个，再刮第三个时。不知怎的，“啪”的一声，那红点子自己着了。焙茗又惊又喜，宝玉也歪在旁边看见，说道：“快别弄，拿来我看。”焙茗把小支儿递上。宝玉道：“匣子呢？”焙茗递了来。宝玉再看一遍，对焙茗道：“你看这套匣边上，这一面粗得很，像是沙子做的。”那上面有几路红印子，不定这东西在这上面一擦就有火了。你试擦一根看。”焙茗果然拿起一根，擦了一擦，却把支儿擦断了，宝玉道：“蠢才，轻点子呢！”焙茗再拿了一根，往上轻轻的划。划了两下，没有动静，再划重时，又怕断了。宝玉道：“太轻了。”焙茗又划了一下，果然“啪”的一声着了。焙茗大喜道：“二爷真是圣明，叫奴才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么一来，就会着了呢。”宝玉道：“快收起来罢！这是取火的东西。可轻着点，别碰了他。你看刚才把钉子刮了他，也刮出火来呢！”焙茗一面收拾，一面道：“这个取火，比着火镰包儿灵便多了。这回有了这个，不要那个了。”宝玉拾起一根着过的，仔细看了一眼，只是那红点子烧成了炭，取起那套匣来，划了一下，便断了。想道：一根只能取一回火，能多取几回就更好了。只见焙茗收拾起来，便道：“二爷请睡罢。明儿家去，我还要赶回京去报喜信呢。”宝玉道：“我就在这上胡乱睡了。你呢？”焙茗道：“爷别费心，我有睡的地方。”宝玉便和衣躺下。焙茗道：“好歹脱了睡，小心着凉呀。”宝玉道：“此刻我不比前头，不拘什么都可以将就得。身体也好，不至于着凉的。”焙茗将门闭上，取了几把椅子，拼摆在门口，便躺下去。宝玉道：“怎么这等睡法？”焙茗道：“怕爷再跑了，奴才可担不起呢！”宝玉笑道：“你放心，我再不跑了。”一宿无话。

次日黎明，宝玉醒了，叫起焙茗，到外间炉子上去烧了点热水，胡乱洗过脸，主仆两个，便出门上路。仍从小门出去，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却是剥落一堪，两廊多已倒了，两旁神像，也是七歪八倒。出得山门，回头看时，那敕建玉霄宫的匾，还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来。焙茗此时只觉得心神恍惚，想着：我投宿的玉霄宫，明明

是一所雕梁画栋的，怎么一觉睡醒，却换了个模样。一路上疑惑不定。宝玉是因为看了那张字纸儿的年月，心下也十分疑惑，又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只得信步行走。

走了四五里路，走到一个小小村庄，见一个老儿，正携了农具行来。焙茗便向前问道：“请教老丈，我们到金陵城里去，从那里走？这里是什么地方？”那老儿道：“这里叫做‘无为村’，也是金陵管辖。你们要进城，只往东去，不上十里，就到了。”焙茗谢过老儿，同着宝玉向东而去。慢慢的有了人家起来。一时进了城，宝玉道：“城是进了，那里是咱们家呢？”焙茗道：“爷放心，咱们家是赫赫侯门，一问就知道了。”说罢，便拉着一个走路的人，问他：“荣国府在那里？”那人回说：“不知道。”焙茗又向别人去问，一连问了五六个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宝玉道：“这些走路的人，那里知道。你倒是到店铺里去问问罢。”焙茗依言，问了几家店铺，也是不知道。宝玉不觉纳闷，暗想道：这里莫非不是金陵，是我们走错了路么？焙茗道：“走了半天也乏了，爷看见那茶馆么？多少人在那里吃茶呢。爷何不进去喝碗茶，歇歇再走。”宝玉点头应允。

拣了一家洁净茶馆进去，拣了个座，焙茗另在一边拣座儿坐了，茶博士泡上茶来，宝玉慢慢的品茶。因想焙茗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总是他口齿不伶俐之故。自己在街上又不好逢去问，此时正好借吃茶为名，得便时亲自问人。坐了一会，只见隔座上又来了一位茶客，举止斯文，暗想：这个人，或可以知道，不妨试问一声。因立起来，对那人拱拱手，问道：“失路之人，请问一声，不知老兄可肯指教？”那人也连忙起来招呼，一面说道：“这问路的事，是知道的无有不说，何消多礼。”宝玉道：“我要到荣国府，不知从那条街上去。”那人听说，把宝玉上下打量一番，说道：“老兄想是从来未曾出过门，这句话问的似乎错了些。”宝玉道：“此话怎讲？”那人道：“我只知有一个宁国府，却不知有甚荣国府。”宝玉喜道：“这就好了，你只要告诉我宁国府，我自然可以找到荣国府。”那人又道：“这

更奇了，怎么到了宁国府，就可以找到荣国府呢？”宝玉道：“老兄不知道，我们本是一家，先趁了轮船到芜湖，然后或雇民船，或雇牲口，自然可以走到。怎么在这里南京地方就问起来呢？须知道宁国府是安徽所属的呀！”宝玉听了，怔怔的说：“我不是问那个宁国府，我问的是宁国公，荣国公的府第。”那人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宝玉还未答言，焙茗在旁插嘴道：“爷别理他。咱们贾家的门第，南京、北京，那个不知道的。他既然不知道，一定是个村汉子，再问也没用。”那人听了，也不做理会。焙茗又自言自语的道：“像刘姥姥，他还是个女人，也会找到咱们家去。咱们南边的府第，自然也不输给别人，就没有人知道，可也是一桩怪事。”那人听了，怔怔的看了宝玉一眼，又看看焙茗，回头向宝玉道：“你们说些什么？”宝玉道：“没说什么说，你老兄既然不知道，便罢了，我回来问别人。”那人道：“刚才听你们说的莫不是要问那《红楼梦》上贾宝玉他家么？”宝玉欢喜道：“正是，正是！但是什么‘《红楼梦》’我可不不懂。”那人道：“你可是看小说看呆了。”又笑道：“你要问他家，还是要看贾宝玉呢？还是要看林黛玉呢？”宝玉道：“只我便是贾宝玉。”焙茗在旁插嘴道：“我们二爷现在当面，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好没道理。”那人怔了一怔，指着焙茗问道：“他又是谁？”宝玉道：“他是我身边的小厮焙茗。”那人抬头看了看天，又揉了揉眼睛，道：“不好了！我今日不是见了鬼，便是遇了疯子了。”正说着，那边又来了一个少年，那人见了，便招呼入座，说道：“我常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只管看小说，果然有看小说看出笑话来了。前头我看见一部什么笔记，上面载着一条，说是又有了《西厢记》思慕双文颜色，致成相思病的。我还当他不过设言劝世的罢了，谁知……”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宝玉，道：“这个人竟自称是贾宝玉起来，口口声声只问什么荣国府、宁国府。你道不是看《红楼梦》看疯了的么？”那人只管高谈阔论，引的旁边吃茶的人，一个个都围过来，对着宝玉观看。看得宝玉没意思，讪讪的起来，叫焙茗开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因对焙茗说道：“我本来就有点恍惚，听了那人的话，越发恍惚的加了一倍。看来，我们家是一时找不着的了。不如先找个下处，再商量罢。”说着二人找了一家客寓，拣了个洁净房间住下，还要张罗置备行李。焙茗先到里间，铺设好了宝玉的卧榻，然后自家把外面半间收拾起来。宝玉叫焙茗出去，买点纸、笔、墨之类，回来应用，焙茗答应了出去。

一会儿买了些文房四宝回来，又顺带买了些茗碗茶铛之属。宝玉在家时，享尽了膏粱文绣、粉膩脂香之福，出家时非但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并且是耳无闻、目无见的。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此时看见外面粗使的东西，却也小巧玲珑，不觉把玩了一番。忽又想起在茶馆里遇见那人，说什么“红楼梦”，想是一部小说。他又说我看《红楼梦》看疯了，所以自称贾宝玉。我明明是贾宝玉，我何尝知道什么《红楼梦》！想当年，我和甄宝玉同了名字，同了相貌，已是奇事，难道那《红楼梦》上，竟有和我同姓同名的么？倒不可不看看他内中是个什么情形。想罢，便提笔写了“红楼梦”三个字，叫焙茗到书坊里去买。不多一会，买了回来。宝玉见有一尺来高的一部书，也不及细看全文，先取了第一本，要看个回目。谁知却是一本图画。见了那些人名，先就暗暗称奇，胡乱翻了一遍，翻到末后，才是回目。便逐回的细看，心中又是惊疑，又纳闷。逐回看过了，才看正文。一心只想看贾宝玉的事，那不相干的闲文，便胡乱看过，只拣要紧的去看。越看越是心神不定。看了书上事迹，回想起来，有如隔世；拿着书上的事迹，印证我今日的境遇，还似做梦。不觉越看越想，越想越看，那心神越觉惆怅。忽见焙茗笑嘻嘻的进来道：“爷猜这东西值得多少钱呢？”不知焙茗拿来的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